

道餘錄 几上語 枕上語

涵芬樓叢書
笈第七集

道餘錄

逃虛子姚廣孝著

明道先生曰佛學大概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耳又要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是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畢竟學之者

不過世上少這一個人却又要周徧謂旣得本不患不周徧要知決無此理

逃虛曰明道謂佛學大概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而不知佛未嘗絕倫類也佛當日出家已納妃生子然後入雪山脩道苦行六年而成正覺豈是絕倫類者耶若言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如吳泰伯讓王位斷髮文身逃于荆蠻孔子稱其爲至德而於吳廟食萬世又如伯夷叔齊諫周武王不聽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稱其爲聖之清者

而未嘗言其絕倫類也又言佛待要出世出那
裏去殊不知佛之學無有定法名阿耨菩提所
以華嚴云世間法卽出世間法出世間法卽世
間法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當住佛幾曾
執着於世出世者哉又言又其迹須要出家然
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
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夫佛
之學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爲比丘割愛
辭親剃髮染衣從佛學道在家者爲居士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何嘗無之皆以爲寄寓

者佛書有云旅泊三界茫茫大化之中何物而非寄寓也哉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者此是程夫子自說佛不會有此說佛但教人持戒脩善念報君親師友檀信之恩也又言佛又要脫世網至愚迷者也昔陶淵明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淵明一士人也尙欲脫之况學佛者乎又言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間嘗有門人問曰佛當敬否曰佛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程夫子何爲兩其說焉教弟子曰佛爲胡人之賢智者不可慢也却自罵佛

曰懶胡又言他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世上不過少這一個人以愚言之世上亦不多這一個人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豈是自私獨善者也又言佛又要周徧謂既得本不患不周徧決無此理可見程子不曾多閱佛書若多閱佛書解佛之道橫徧十方豎窮三際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決不疑此周徧之說

明道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

不好的性着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
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
自足之物若無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
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其復如舊所以能復如
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
治亦脩治之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
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
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干
你何事蓋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
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默識其

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若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也

逃虛曰明道語韓持國如說妄說幻是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着佛未嘗有此說如首楞嚴云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永嘉云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着一性如來體自同圓覺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

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爲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是故幻滅名爲不動佛說幻妄如是而已明道旣言道卽是性性豈有好不好耶此妙真如性本然清淨豈容外物之所污染故佛以蓮華爲喻蓮華生于淤泥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污染此妙真如性在衆生煩惱心中而不被煩惱之所濁亂昔南嶽讓白六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讓曰說似一物卽

不中祖曰還假脩證否讓曰脩證則不無污染
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
如是吾亦如是若然性豈有汚壞脩治者哉明
道言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
是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殊不知楞嚴經中富
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
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如來今得妙
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習漏何當復生佛告富
樓那言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爲北云云此
迷非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

滅覺不生迷又引金木爲喻極是明白言人旣證寂滅更不再起生滅之相也若會得孟子萬物皆備於我決不說禪者強生事也又言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恐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能於此言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若看得此言破決不疑禪者山河大地之說矣

明道先生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

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佛之學爲
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
以利動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知只是
此個意見皆利心也或曰此學不如是本來
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
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
信之惟學佛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
傳燈錄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
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
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

服而終又言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是
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
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死爲幻何不付與
它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逃虛曰明道說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
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又言聖賢以
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易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豈不是聖人論生死耶如
佛諭生死圓覺有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
生滅是故名爲輪轉生死何嘗恐動人也又言

佛之學爲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佛之學者了
生死性空豈得怕生死也只如佛因中爲哥利
王割截身體不生嗔恨又如師子尊者罽賓國
王問尊者施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吝此頭罽
賓斬之又如靜靄法師因周武毀教不能捄自
舍其身抽腸胃以掛松枝條其肉布於石上捧
心而死斯等載在方冊不可名數佛學者何嘗
爲怕生死也又言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
若言二千年來無人覺此二千年來並無聰明
上智之人俱是下俗之人被他恐動也又言禪

學者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
禪學者生死且不懼况存利心耶又言傳燈錄
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
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
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要知聖
人之道豈專在形服上也假如中國之士盡是
圓冠方履人人盡見得聖人之道乎聖人之道
不專在形服上也明矣豈直欲六合之間四夷
八蠻凡戴髮含齒者必欲盡從周制衣冠方信
是會聖人之道乎又言禪家者曰草木鳥獸之

生亦皆是幻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夫
天地之間有形器者生死成壞其理固然以達
人觀之何者是實何者非幻耶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矣

逃虛曰道之不明其來久矣非惟佛老爲異端
之學而害之也三代之末百家諸子競起角立
淳厚之氣日銷澆薄之風日長莫非天運使然
爾若欲人心復古不悖於道除是唐虞周孔復
生通乎神明以化治天下則可也若不如是無
可奈何則得各從其志

明道先生有人問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
謂其道則可謂其迹則不可明道曰若盡爲
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裏

逃虛曰明道言盡爲佛天下却都沒人去裏如
斯之見與杞國憂天傾者同也

明道先生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
不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
何能揅古亦有釋氏時或尙只是崇設像教
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
了智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